

進莊子義表

讀書

書圖

黃

平

臣惠卿言臣聞丘陵積卑而爲高江河積水而爲大而聖人之所以成其高大者亦以合并天下之智能而已臣惠卿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以聰明睿知之才敦興於去聖千有餘載之後凡有所建獨追其意而配之迄用有立若合符節當此之時士之有猷有爲者宜各羞其所知以裨一二此固天地海岳之所以并包而不辭也臣之曩者亦有意於此矣而侍

側日淺未有云補兩以罪戾黜守方州離去左右於茲十年矣而

朝筮法完令具職當奉承雖欲自竭無可言者退竊自

度惟是不腆之學尚可龜免以報平昔寵遇之萬一是以冒昧殊死輒有所獻伏惟

留神財幸臣竊以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非於變化謂之聖人凡茲四名同出一體唯其絕聖而守真則入乎神天之本宗出真而非聖則應夫帝王之興起道之大全本無不備三代之末隱於小成天下失其性命之情而摺紳先生之所傳者獨得其迹遂以爲聖人之所以爲聖者爲止於此於是老聃氏絕學反樸而示之以其真使知所謂聖者有不在是矣於是莊周氏又示之以神與天焉故其序聃則曰古之博大真人哉不離於真則所謂至人之事也而自序則曰寂寞無形變化無常其

於本也深閤而肆其於宗也調適而上遂則所謂神人天人之事也所以然者民之迷也爲日滋久不推而極之則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而導之無漸又將駭而不信故聃發其緒而周則成之非有不同也夫唯用之學既反乎本宗而入乎神天則其道變化而不測故方其滌除而未嘗有物也雖聖知仁義猶皆絕之而況其粗乎方其建立而未嘗無物也雖事法形名猶皆存之而況其精乎此無它凡以窮神知化則其言不得不若此也而學者不知其指之所在見其掊擊聖人則以爲真非之也見其殫殘其法則以爲真毀之也故荀卿氏則曰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雄氏則曰乖寡聖人而漸諸篇韓愈氏則曰是亦不思而已矣非特然也司馬遷尤尊道家之學

者也至於論周則曰剝削儒墨詆訛孔氏而郭象親爲解釋乃以周爲未能體之者則其固陋謏聞與不知周者固不足道也臣去冬陛對妄及性命之理而

陛下首以莊子爲言時以它議未遑請所以稱道者竊惟

陛下於典學則窮探經藝之精微以旁通則貫穿子史之浩博固以其所聞成天下之務矣則其好周之書非若世儒之玩其文而已臣有以知

陛下出乎神天之原以應

帝王之迹固有天成而心得之者也然向之所謂巨儒碩學者旣以不知周而非之如郭氏之學固不見道則已不知其宗矣而又不得其立文之體往往於其

章句訓詁誤有解析使其書之本末不相貫通此妙道至言所以晦而未明也臣往者嘗以其心之所得爲道德經作傳旣以上薦矣竊以爲周與老子實相始終發明而其書之綱領尤見於內篇臣是以先爲解釋以備

乙夜之觀焉夫以周之言內聖外王之道深根固蒂之理無不備矣自周之歿未有能知之者今

陛下獨知而好之所謂萬世之後一遇大聖而知其解者也而臣之不肖雖好其學矣然以之爲人則其術不足以補世以之自爲則其經未能以衛生則病而古藥非所以信之也然臣聞之也明堂構於梓匠而黼戱御之以朝萬方玉輅翔於輪輿而

袞冕乘之以祀上帝今臣雖非踐其言者然以黃帝  
唐堯神明資財體而服之安知空同之廣成姑射之  
四子有不資於此而見之邪此臣所以不揆僂陋而欲  
以螢爝之微助光

日月而與其不以人廢也所有撰到莊子內篇七卷  
義離為七冊謹繕寫奉表投進以

聞塵瀆

天聰臣惠卿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元豐七年十一月

日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定州路

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定州軍州事及管内勸農使上

輕車都尉東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臣呂惠卿

上表



壬辰重改證呂太尉經進莊子全解卷第一

逍遙游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為鯨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通天下一氣也

極而生陽陰與陽其本未始有異也一進一退一北一南如環之無端內  
之一身外之萬物隨之以消息盈虛者莫非是也則此冥之鯨化而為南  
冥之鵬若彼其大惡得以耳目之所不及而以為無哉四方上下不可窮  
者也是以謂之冥然此以南冥為天池而轉之告陽則以窮短之北冥海  
為天池蓋陰陽之極皆真於天而已矣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

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

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聖人之以人  
道教天下者

則怪在所不語也齊萬物而和同之則未始有大未始有人恢悅極怪  
通為一此齊諧所以志怪而不以為異也陽數奇陰數耦陽生於子而

於已陰生於干而訖於亥陽物也故其將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  
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而去以六月息者也三與九皆巽之奇六月則子  
巳午與亥之相踵也言騰之數奇而去以六月息則鯁之為耦而來以六  
月消可知也通天下之氣而息者氣之所為也則物之有息雖異而其  
所為也生物之以息相吹無窮則野馬塵埃之蔽塞於天地之間無間也  
則人於其間自下而視天見其蒼蒼然果其正色與其遠而無所至極為  
不可知也夫唯不可知而不求知之而未嘗以所居為下則騰之博扶搖  
而上九萬里其視下也亦若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  
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  
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  
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  
今將圖南坳堂之杯水可以浮芥而不可以置杯者以大小深淺之不  
相稱也則如垂天之雲之翼必有九萬里之風厚薄得而力  
足以負之則風斯在下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也唯其培  
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而後乃今可以圖南也青天者言絕乎雲氣之  
外也天則中隕闕則上墜有是翼非是風力不足不足以負之而在下  
培風背負青天而圖南亦將天闕於雲氣中隕上墜而不能達於天地也  
言此者以明騰之出於不得已而與雲鳥之不論而笑之也夫騰之為  
物若此則宜以有身為累者也然彼知遊之於不可窮之冥海則不知其

幾千里之背如垂天之雲之翼不足以為大乘陰陽之變化會其數之所極則  
三千里之水擊不足以為遠九萬里之風博不足以為高六月之去息不足以為  
久凡以其性之自然無為而已此其所以為道也今有七尺之  
軀顧以為患而無所寄於天地之間安在哉是亦不求而已矣 蜩與鸞

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捨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

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泂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

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夫騰之所以然者非以為大固出於不  
得已也誠知其出於不得已則決起而

飛捨榆枋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則亦出於不得已而已也奚以笑彼為哉而之

二蟲以己為是以彼為非彼是既分愛惡交起此其所以累於小而不知有大也

適莽蒼者三泂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遠近之適

異故多少之費殊今以榆枋之適而笑九萬里之南則奚以異以果然之腹而多

三月之聚糧也故曰之二蟲又何知廣成子之告黃帝曰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

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則夫收視反聽濼

陰玄覽絕出乎思慮智照之雲氣以冥乎本原之遊而動靜同其德彼者此亦人  
之將海運而徙於南冥者也而小夫之智斷於使起之卑飛舉於榆枋之所捨困  
於其地之所控方自以為適所謂蜩與鸞鳩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  
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  
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小知不及大知則朝菌蟪蛄之於大鵬是也小年不及大年則朝菌蟪蛄之於冥

冥天椿是也奚以知其然也以朝菌之不知晦朔蟪蛄之不知春秋而不知之也夫

朝菌蟪蛄不知有晦朔春秋之近則安知有冥靈大椿五百歲八千歲之為春

秋之久乎則小年之不及大年可知也以小年之不及大年則小知不及大知又

可知也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而二蟲之實大鵬衆人之匹彭祖則亦失

其性而已矣此乃至人之所以深悲也何則天地為壽壽而人物為壽猶蟪蛄之與

椿菌情與無情共其歸根其體一也則二蟲之用知大鵬之為大而笑之衆人安

用知彭祖之為久而匹之乎故知大鵬之為大而笑之則拘於方者也知彭祖之

為久而匹之則累於時者也人心其神操存捨止出入無時莫知其神操存捨

而窮神知其存止在於操捨之間而未始有物則見其出入無時而莫知其則矣

莫知其神則方之所不能拘也出入無時則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

時之所不能累也則安往而非逍遙遊哉

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鯨有

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

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

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

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齊諧之所志世雖不知有此物而以理推之復何疑哉然引湯棘之問答者

以其說古國有之非夷有之此所謂重言也棘之言鯨鵬則今所引者其見

於列子蓋其略也凡向之所論與棘之言皆小大之辯而已由其有辯是以

愛惡生而不能道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

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小

不及大知而笑之小年不及大年而匹之則過矣而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猶蟪蛄之於榆枋而斥鴳之蓬蒿也誠知其出於不得已而無小大之辯則一技滿腹奚為而不逍遙哉則古之聖人亦有不

亦異乎大鵬之不甲蠅蟻而靈椿之不知菌蟪蛄矣猶者可以己之辭也言宋榮子可以無笑而笑之也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此無他知譽非之為外而不為內知榮辱之在我而不在彼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則勸沮無所加損於其間宋榮子之行已此矣此其於世為未數

雖然則為可貴者也雖大小有辨內外有分榮辱有境而不知道其本於無何有之辨者也則是猶有未備也列子心疑形釋骨肉都離不覺形之所備足之所躡致虛之極至於御風而行則於然善者也冷然善則出於守形之圖惡者也月之為物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其為晦望以日而已矣古之交坎則合神氣者未嘗不以是為法則旬有五日後反者蓋列子之所以合其體心神氣之道也世之所謂善者常在於致福而列子之所善者在此則於致福為未數數然也蓋御風而行則免乎行而職跡之不可見者也然以是而往反於旬有五日後則不能無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豈乎待哉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則無為者天地之所以為正也人之動亦常出於無為為則乘天地之正也六龍御天潛升以時而非我也則是御六氣之辯也六通四闢而無乎不在則是遊無窮也無窮則出乎宇宙之外者也若然者奚獨風之乘而以反於旬有五日後之謂哉夫何故無己而已無己則無功無功則無名內不累於己外不累於功名是乃逍遙遊之極也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不離於真謂之至人有己則不真矣則至人者固無己也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有功則粗矣則神人者固無功也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師此於變化謂之聖人變化則無體無體則名不足以定之則聖人者固無名也是則無所待者也列子之論乘風曰不知我乘風邪風乘我邪則且若無所待者也則旬有五日後反者殆本其所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由入而言之邪

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所為則無為者也燭火浸灌人之所為也人之所為則有為者也堯以有為自處而以無為待白故比由於日月時雨而自視於燭火浸灌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無事不足以取天下以無為待由故曰夫子立而天下治以明取天下常以無事也以有為自處故曰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也

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五石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

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自堯言之則由雖無為未嘗不可以有為故致天下而不疑自堯言之則堯雖有為而未嘗不出於無為也故曰子治天下天下固已治而不肯受也自言以其迹言人以其心故也夫以無事取天下而天下治是乃無為之實也天下既治而吾猶代之則是取天下而為之將見其不得也則吾將為無為之名而已乎夫名者實之賓也大丈夫居其實不周其華而無名者乃所以實萬物而非實於萬物者也則吾將為實乎是故方其有為也則四海九州樂推而不為有餘方其無為也則一枝滿腹歸休而不為不足此吾所以無以天下為也斯乃唐許之所以為逍遙遊也

者之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懼其言猶阿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

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渾約若處子不食  
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  
不疵癘而年穀孰吾以是狂而不信也肩吾得之以遊大川則得道  
而神者也伯長而叔少也以接輿言  
首任我者也連則屬物之殊而連之以為一體者也伯長而叔少也以接輿言  
為是而和之則不以長自居者也接輿則其德知聖而人以為狂者也大而  
無當則其底不可窮往而不反則於今不可喻百川之在地其源委可推而  
知其極也河漢之在天則無極而已接輿之言固不遠也者為有我則求諸  
其心而不得雖肩吾猶聞之驚怖而以為大有運度不近人情也藐姑射之山  
唯體道者為能登之有神人居焉神人則人心之所同有也唯窮神者為能  
見之藐則說大人藐之之藐始且也射厥也登此山者之視天下事無足大  
者亦無足思者故藐且射之也非神人其孰能居於此乎肌膚若冰雪以言  
其潔白而不為物之累也渾約若處子以言其柔弱而不為物之匹也不食  
五穀吸風飲露以言其味於人之所不味也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  
外以言其體合於無運動變化而不制於宇宙之間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  
年穀孰以言其體合於無運動變化而不制於宇宙之間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  
此山見此人是以此接輿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龍瞽者無以  
之言為狂而不信也

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  
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目以不與文  
章之觀為事

耳以不與鐘鼓之聲為事則知而不見心不聞道且其為智之體也其為事  
以神人人心而已矣人而得之則孰有不當於其心者乎故曰是其言也猶時其  
也女而時則當乎人之心者也而謂之曰不近人情此所以為智之體也其為事  
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體神則萬物莫非我也則之人也之德也是將旁礴之  
以為一也見向旁礴者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其德如此則也以神而動我我非  
求於世也孰辨辨然用其心以天下為事乎之人也物無非我則我之與我奚所  
廷哉是以莫之傷也唯其物莫之傷是以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  
而不熱也然則神明者吾之粹精也神降明出則聖之所生而王之所成也是  
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豈虛言哉夫聖王之  
之生成備以為粗則不止月以物為事可知矣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

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  
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章甫所以為首飾也斷髮文身則無  
所用於章甫矣所以有天下而與有

之者以有我而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  
是見神人也見神人是見吾心也見吾心則無我無我則雖有天下吾何以天下  
為哉是以窅然喪其天下也夫天下大矣不足以為累此堯之所以為道也  
也是說也非特堯子之語堯為然也藐藐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有也湯之非  
富天下也武王之不淫商也古之聖人未有不如此也而莊子則言其所以然  
者也則謂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非卑堯舜之言也乃所以致專於堯舜



之言也其莛其稊之所以為莛其莛者其至貴有在於此而史之所記有不足以譽之者也莛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雷鼓雷鼓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四子者蓋皆窮神而堯因之以入則是見之也汾水之陽堯所都也往見四子藺姑射之山而不離於水之陽是以知其不遠也 惠子謂莊

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

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

措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

世以泝泝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白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

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

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

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

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

之心也夫 道過之也唯無為者為足以預之而惠子求之於形器之內以故

為大而無用而以大瓠況之也自其種而樹之成明我於其言也 惠子之言

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則求之於形器之間而累於有身者也

剖以為瓠則瓠落而無所容則用之而域於宇宙而不能自出者也夫用大物

必於大處今惠子聞垂天之翼而無不可窮之天地宜其局促於榆枋之間蓬

蒿之下而不願傳之也此莊子所以知其拙於用大而喻之以不龜手之藥也

夫藥之不龜手一也而用之泝泝統不獨不足以濟眾亦不足以周其一身則

拙於用大之甚者也而用之以水戰而有功水戰則非特泝泝統而已又以用

其身非特周其身而師眾所賴而濟也則所用豈不異哉大道之為言亦一也

不善用之則不足周於四體而所利者寡則世世泝泝統不過數金之說言也

善用之則非特周吾身而已則雖天下論頌於陰陽之大寇猶將推而勝之以

成其所欲為則以說吳王使之將與越人水戰大敗之而以封之譬也夫用

之而不慮注之而不滿此亦人之江湖也今子有至大之器而不知得之於至大

之處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其謂之有蓬之心也且矣蓬非 惠子謂莊子曰

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

中規拜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

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

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斲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

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

用安所困苦哉莊子之言盡神而已矣神則不測而惠子求之於法度之用也向之執大而無用則我之所獨也今之擇立之塗而匠者不顧則以為大  
而無用者非特我而已乃眾之所同云也夫物固有以有用為用者有以無  
用為用者以有用為用之小者也則今夫狸狎身而伏以候教者東西  
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者是也以譬則不能無為而後其習巧  
足以殺其身之人也以無用為用之大者也則今夫縻牛其大若垂天之雲  
此能為大而不能執鼠者是也以譬則消過無為而不用者巧以全其形生之  
人也夫神者聖人體之以深根固蒂者也則其為樹也大矣則欲樹之莫若  
反吾心而已矣心之為物莫知其得其所莫知之處而安之則是樹之於無  
何有之鄉也充之而亦滿六虛則廣而不狹矣靜之而動物莫足以踐則莫不  
亂矣廣而不狹莫而不亂則是廣莫之野也彷彿乎無為其則逍遙乎無事其  
下則未始須臾離也內以不材而不夭於中道之斧斤外以不爭而物無害  
者則所謂大而無用者安所困苦而子獨患之乎莊子論逍遙遊至於神足  
矣而卒之以惠子之問甚何也蓋雖至聰明而不能割心去智以至於未始有  
物則其於是道不能無疑常若惠子而已矣故每至於無用無情之說而致  
其辭焉則後之疑者可以思而得之矣

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  
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

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  
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不聞天籟夫

人心之神與道合體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子綦隱几心廢形釋天下  
之物莫與對者故嗒焉似喪其耦而子游所以為馬而問也夫形之所以有其  
形者何邪以有我而已苟為無我則如槁木不足異也心之所以有其心者何  
邪以有我而已苟為無我則如死灰不足異也子游不知我之所自起常為  
形心之所役而不得息是以不知其何居而可使至於此也雖欲得子綦於  
焉之間而知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而問之則其觀之亦寡矣此子綦  
所以善之也蓋昔之隱几者我之應物之時也應物則我在今之隱几者我之  
遺物之時也遺物則我喪苟知我之所自起存與喪未始不在於我也子游  
不知此是徒聞人籟而不聞地籟聞地籟而不聞天籟也蓋此物之為物人皆  
聞之而知其空虛無有也然不知我之所以為我者猶是而已則是聞人籟  
而不知天地之籟亦猶是也我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

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呬而獨不聞之琴琴乎  
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  
洼者似汚者激者嗃者吐者吸者叫者謔者突者咬者前  
者唱于而隨者唱嗃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



見之不同也凡此皆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其怒之者果誰邪如樂之出也  
不鼓則寂究其終未嘗有藏也如蒸之成困忽然而出原其始未嘗有種也  
未嘗有種則始無所自未嘗有藏則終無所歸此日夜所以相代乎前而其  
知其所萌也莫知其所萌則知之所不知也夫知之所不知是乃天籟之所以無  
為而為也夫其器之大小才力之強弱皆隨其時而變也夫其氣之清濁亦  
不乃似異惟其氣之異形乎開關開闔之聲皆隨其時而變也夫其氣之清濁亦  
慮變變則性成態情狀之不同不乃以愈乎其時之變乎然樂出虛蒸  
成菌末其所萌而不可得不得乃以厲風止則氣散為虛調調刀刀而不知所  
歸乎由此觀之則我之為我者實在而形空矣有不知槁木心安有不死交者  
乎古之人知止其所不知則至矣無以復加矣已乎已乎則至矣而無以復加  
之謂也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平所謂此者則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者之謂  
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諒知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而且暮得此  
其所由以生則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矣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矣通乎晝夜之道  
道而知則窮神者也則今之隱凡者胡為而不得邪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  
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旨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  
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賊而存焉吾誰與為親  
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具君存焉如木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  
其具 天籟之難和具君之難見唯默然 我以心契之為可以至苟不以心  
契徒以意求之雖得其理不過近之而已終不可至也日夜相代乎前

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此知其莫知其所萌而以心  
契之者也故曰得此此者內之之辭也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已而  
不知其所為使此以意求之者也故曰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已而  
吹而使之之物也謂之此則見其不離乎吾心故曰內之之辭也謂之彼則見  
其離乎吾心而有所謂使之者故曰外之之辭也由其外之是以雖近而終不得  
其所為使也若有旨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則  
不得其所為使而使使之偏索於形體之內知其未嘗有在也人之於身無不  
愛則百骸九竅六藏該而在焉吾誰與為親乎苟無所獨親則汝皆悅之乎  
抑其有私也苟為無所獨親無所獨私則皆為臣妾而已而莫有君之者也苟  
皆為臣妾則臣妾不足以相治則遞相為君臣而已非真君也由此觀之則形  
體之內求其所為使皆不可得也不可得則其有真君存焉可知已人莫不有  
真君焉不為求得其情而加益不為求不得其情而加損向則彼非無心之所  
得近非有心之所得遠故也或謂之真宰或謂之真君何也真宰者以一受其  
其宰制役使而鬼神言也真君者以其無為而物莫不臣之而為言也 一受其  
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  
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  
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夫人莫不有真君唯無心而喪我者為可以得之今十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遂何而有之與接為構日以心聞至於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  
止不亦悲乎孔子之母我而謂之絕四絕者不容有一毫留之之辭也則亡之以  
得盡而後已乃所以絕之也今伊而有之則與物為敵而相刃相靡非宜矣相刃

者我與物交相傷也相靡者我與物交相清也靡讀如吾與彼靡之之靡其  
行盡如身言其心未始須臾息此至人之所以深悲也人之於事也其勢必有  
成敗其德必有休焉至於失性則雖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雖終身勞勞  
而不知其所歸此其為可哀也長莫大於心死而人死次之今心不得其所生  
而死矣則人謂之不死奚益矣夫形者不能不日化者心則寂然不動而已其  
形化一而其心與之然至於昏耗竭盡沉淪於萬物之間此又可謂哀之大者  
也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  
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矣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  
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  
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曰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我與  
與心化而不自知者其味之甚者也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  
有不芒者乎至人之心其靜如鑑非有待於外而然也得其成心而已矣則人  
之生也固不自若若是也哉我不得其成心所以獨芒若彼至人者固不芒也則  
人誠能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矣必知代其故習而心自取者有之  
雖愚者固有所謂不芒而可以師者也不知求之目成心者吾所愛於天而無  
所虧者也唯得其成心然後足以為良是非則所謂莫若以明者也心為物之  
所虧而未成則所謂是非者未可定也而遂以為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  
至也蓋是非之體本無有也未成乎心而有是非則不知其本無有而以無有  
為有也以無有為有則迷而不知返之甚者也禹者能因物之性而導之使  
者也迷而不知反之人雖禹之神且不知所以為之之方吾獨且奈何哉

難悟之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  
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擊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夫吹萬不  
自己者天籟之所以為妙也苟知言之所以言者則開闢間莫非吹也言  
而不知其所以言者則言非吹也言者有言而已矣言者有言是為物之所  
吹而使之非能吹物而使之者也夫吹物而使之者其體未嘗不定也為物  
之所吹而使之其所言者固特未定也唯其未定則有言言之與未嘗有言其異  
於擊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言其無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  
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  
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  
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  
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  
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因是非因非因是是以  
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  
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

其偶謂之道極極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道無乎不在則天下之物莫非道也則道惡乎隱而有其真偽物無非道則言亦道也則言惡乎隱而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有是非何則知道之無不在則真偽一體也則道惡乎隱而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非道則是一體也則言惡乎存而不可此則自道之大全與言之本實而

言之也然而道所以有往而不存言所以有存而不可者以道隱於小成而

不知大全言隱於榮華而不知本實故也夫唯如此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

其所非而非其所以非道之非所以有存而不可也夫豈是非

正乎夫欲是其所以非非其所以則莫若以明何謂明萬物共其各復歸

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則明者復命知常而為言也

故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則明者智之所自出也又曰用其光復歸其明則

明者光之所自出也今儒墨之是非不離乎智識光耀之內而未嘗以明是

以不足為是非之正也若夫釋智曰光自明以觀之則物之所謂彼者果有

定體邪無定體則物無非彼矣物之所謂是者果有定體邪無定體則物無

非是矣蓋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之情也自彼則不見故謂之彼自知

則知之故謂之是而在彼者亦然則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與是皆無定體

也而謂之有彼是則猶方生之說而已蓋方生者以我為有生則以死者為

有死是以有死生也雖然自道觀之物之方生也求其所以生者自何而來

乎其方死也求其所以死者自何而去乎知夫死生之一體者則其方生也

乃其所以方死也其方死也乃其所以方生也通乎死生之說則其方生也

乃其所以方死也其方死也乃其所以方生也通乎死生之說則其方生也

心之所造也盡心窮神反乎無我則其體未嘗異也由是言之則是非豈有

定體哉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更相為因而已矣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照

之于天則以明之謂也所以然者知是之無定體亦因之而已是無定體則

非亦無定體而彼亦是也是亦彼也可知已知彼亦是而是亦彼則能是其

所非而非其所是者止蓋謂之彼則彼亦一非謂之此則此亦一非而非

相與為偶矣而求之吾心則有彼是者固不可得也而無彼是者亦不可得

也則彼是莫得其偶而謂之道極也極之為物得之則運轉在彼而不在物

者也物之運轉於心者猶操一而無窮非得其環中者也極則始得其環中不

動以應之而已所謂無窮者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唯不以指喻指之

動者所以應之也非知常者不足以預此故曰莫若以明 以指喻指之

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

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

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

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建

與搃厲與西施恢恠悖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

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

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

知其然謂之道 夫此亦一非彼亦一非而非欲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則

雖有名食大小之辯而不出於同類也曷足以為非指乎以馬為馬之非馬  
雖有毛物奮其之辯而不離於同類也曷足以為非馬乎唯夫以明則不由  
是非而昭之于天則出乎同類離乎同類然後足以為真非指也非指也非  
非而非其所是也非指也非指也非指也非指也非指也非指也非指也非  
屬乃真非馬也且故天地雖大無異一馬以其與我為一而同類也無我則  
莫知其為天地矣萬物雖衆無異一馬以其與我為一而同類也無我則莫  
知其為萬物矣天地萬物猶待有我而後有物之物之可乎可而不可乎不  
其孰自哉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也道行之而成非為之而不可乎不  
而然非本有而然也何則所謂然者而然也然哉然哉然哉然哉然哉然哉  
乎不然哉不然哉不然哉不然哉不然哉不然哉不然哉不然哉不然哉不然  
者不可得則知其本無物也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而求其所以然也  
不可得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矣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矣無物不然無物不  
為適舍於其間哉故為是與是與是與是與是與是與是與是與是與是與  
而體大厲惡而施美故之言詭施之言詭施之言詭施之言詭施之言詭施之  
則不正怪則不常大之與小美之與惡固常相反也施則不莊施則不莊  
所不由也知然不然之所自起而無物不然無物不然無物不然無物不  
由者皆通而為一也通而為一則其分也乃其所以成也其成也乃其所以  
毀也而凡物無成與毀矣而無成與毀者復通而為一也唯達者知通為一  
故我則不用萬物諸物之用而已故曰為是不用而高諸庸庸也者用萬物  
之自功也蓋帝王無為而天下功自具亦無為而萬物功自具庸庸也者用  
夫不知物之所以通為一者則必絕而外之而後能用則通則無入而不  
則無往而得矣知通為一則雖不用而萬物之用則通則無入而不  
自得矣故曰用也若通也通也者得也通得而與矣則通則通則通則通則  
道也以其猶知其然也知是之無樂而因之則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而後

謂之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但公賦茅  
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  
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  
是之謂兩行天道之所以通為一者以大小美惡之所自起者未嘗不同  
乃不一也何則勞神明而為之者誰邪我而已矣有我則與物對夫惡能為  
一邪今欲為一而不免於不一則猶朝三而暮四與朝四而暮三皆不離乎  
七而已而皆好皆悅則群狙之見高於狙公而非狙公之所以能群狙也狙  
公則知其同而以其意怒者也則亦因是而已是以聖人知夫是非之同  
出和之以是非而不別也而休乎天均則與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者異  
矣天者無為者也天均者無為而彼是是非無所偏係之謂也夫唯無為而  
無所偏係故不捨彼而取是亦不捨是而取彼故曰是之謂兩行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  
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次以為有物  
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  
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也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  
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

庸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  
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  
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  
味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  
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  
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道無平不在則天下  
非道則道外無物此古之人所以為未始有物也此能即物以為道者也知  
至於此則至矣盡矣無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而其體則同未始有封域之  
異也此未能即物以為道而能以道通物者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嘗有  
是非此未能以道通物而能遺物以合道二者之所知雖未至未盡其於道  
猶為未成也至是非之意則道之所以成也道虧而情生情生則愛之所以  
成也此大道廢有仁義皆慧出有大偽也然自達者觀之未始有物果且有  
成與虧乎哉果自無成與虧乎哉蓋道非有也故不可以言有成與虧非無  
也故亦不可以言無成與虧也而昭氏之鼓琴以明有成與虧其不鼓琴也  
明無成與虧之意亦幾矣就其人之所知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而不  
明有無成虧之意亦幾矣就其人之所知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而不  
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矣彼則古之人未始有物未始有封未始有是非者  
也何則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其物非有也故不可言有成與虧非無也故

不可言無成與虧所以默而識之而非所明者也而三子者欲以明之故以  
堅白之昧終而不能復歸於明也則既其文而不既其盛者也而其子又終  
之以文之綸縮是以終身役役而無成也子則其學于所謂為其後世者是  
也夫不知其未始有物有封有是非而明之若是而可謂之成則又有我者  
皆可謂之成也若是不可謂成則是物與我卒乎無有本固無成也奈何役  
其心於有無成虧之間而欲以為成哉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所謂  
滑疑之耀者先耀未盡以滑吾心而疑於有無者也若是者猶圖而去之復  
歸於明而後止況容有物哉此所以為是不用而寓諸萬物之自功也故曰  
此之謂以明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  
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  
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  
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  
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  
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極  
而不類則與類為偶類與不類俱不免相與為類則非莫得其偶者也與彼  
三子何以異哉莊子方且言之而恐學者之滯於其言也故先為此說使  
忘言以求之也夫人之所以不能遺彼我忘是非以至於未嘗有物者以不  
知彼我是非之心之所自始也故欲達此理者必於其所自始觀之故曰有







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五鼎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淫寢則夢寐偏死齟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蛆蛆甘帶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獲徧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鮪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翹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注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夫知上物之所同是也而知物之所同是則非不知也故曰吾惡乎知之謂之不知而不知亦非不知也故曰子知子之所不知乎曰吾惡乎知之夫不知者非故不知也物本無知也而知其本無知則非本無知也故曰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夫唯道不可以知知而不知也乃所以不知也

言其如此而已則亦豈以知知之邪故曰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所謂不知之非知邪然則道之為體可見矣其容有介然之知存於其間邪蓋有者有知而道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吾也則吾不知誰者真道之所自而出也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夫唯不識不知是乃帝之則而非之也自出也故曰唯王倪為能反此而為之也蓋知者非道之體非道之盡也何以知之今夫民以體知安佚為正處口知芻豢為正味目知芻豢為正色至夫鮪獲猴之所安麋鹿鴟鴞之所甘者與夫後徧獲麋鹿鮪魚之相與為偶者如彼各以其知為知之正也則知之在物者如彼在民者如此則民與萬物之所知豈有正處正味正色哉誠不得正處正味正色而不知則其所能知者亦非正知可知也夫唯體之知安佚為不知正處口之知芻豢為不知正味目之知芻豢為不知正色而不知正色而不知其所能知者為不得正知則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固非正知矣則吾安能知其辯乎此所以四問而四不知也夫世入以體不得安佚口不得芻豢目不得好色為害而得之為利今至入以其知之為非正則為不知利害矣夫此謂知之所以問也夫至人神矣神則妙萬物而為言者也神所以能妙萬物者以萬物之莫非我也我則妙矣則萬物孰有不妙者乎則大澤焚之所以熱河漢注之所以寒疾雷破山風振海之所以驚皆出於有我在我則有物在物則我也而我則無我也則物孰能寒熱而驚我而我亦何物而為之寒熱而驚哉若然則與造物者同體則雲氣者得我而出者也故我可以乘而動日月者得我而運者也故我可以騎而行宇宙之闔闢在我者也故遊乎四海之外而不制於其內死乎而我不可生乎而我不可死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則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

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而外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子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甚矣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

夢也子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中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鵲之為物工於為巢而知鵲則視而趣之也長梧則鵲之所棲也鵲而集之為非其所然鵲則擇長梧而集之則以知一而入道者之譬也長梧不知擇鵲鵲則體道而無心者之譬也夫子能發心而用形其於聖智則謝之矣而未嘗言故學者所聞特其文章而已性與天道非所得聞也未嘗言則其妙理以為孟浪之言而學者之所聞特其文章而已苟用其言以求之則未免於為夢也故其萬如此聖人者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故不從事於務務者先事而務之謂也不知利害故不達害無不足也故不喜求無非道也故不錄道方其無謂乃所以有謂也方其有謂乃所以無謂也唯無心為足以與此故雖處乎人間而常遊乎塵垢之外也瞿鵲子未足以與此是以夫子雖嘗言之而藏之以為孟浪之言也雖然自長梧子之不知所擇觀之則以為妙道之行者固非也以為孟浪而不與之言者亦非也所謂道者非言與之所得載也故曰是黃帝之所聽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黃帝則嘗齋心服形聽而瑩之者也孔子則未之嘗言未之嘗言則所謂之何足以知之可也時夜生於卯而外未可以為時夜也鴉炙得於彈而彈未可以為鴉炙也妙道因於所聞而所聞非妙道則聞道者必勤行之至於脗合而後止今以所聞為妙道之行者是見外以為時夜見彈以為鴉炙則太早計者也今之聞道者自以為悟而不知日損以至於無為者皆瞿鵲子之徒也夫道不可以言傳不可以耳聽者也則子言之而汝聽之皆妄而已矣然試嘗妄言而妄聽之不知其妄若也欲其忘言而以心契之也知日月之所以為日月而合其明則日月可矣知宇宙之所以為宇宙而在乎手則宇宙可挾矣非苟知之其心之於其所

知如脂之合而已脂之合不期合而自合也為其脂合此所以為妙道之行而  
非特聞之而已道之尊非可以知知而識識也識之心滑而不定滑而不明  
遂以其所聞為尊則不免於滑滑而以諫諫者為其脂合則所謂滑滑  
而以諫諫者為尊則不免於滑滑而以諫諫者為其脂合則所謂滑滑  
以此也眾人以知為道散而不苞故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聖人則愚而不  
知苞而不散是以參萬歲而一成純也歲之為物萬不足盡其數而期之以  
萬者以其多者號而讀之也追之既往其亡無初求之未來其下無終觀之  
當今且莫無在則雖萬歲之久我終其三而之則成純矣成則無終始之虧  
純則無一多之雜非特我然也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也所以相蘊者以其參  
萬歲而一成純故與我為一也我之體萬物莫不備於我則我蘊萬物矣萬物  
之體亦萬物莫不備於我則萬物蘊我矣是相蘊也參萬歲而一成純則場  
子可以壽於彭祖而不為久近之所移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則豪未可以大  
於大山而不為小大之所閱則夫何生之可悅而死之可惡乎故夫世之滑滑  
而以生為悅者似惑矣而吾惡知其為惑乎以死為惡者似弱喪而不知歸矣  
而吾亦惡知其為弱喪而不知歸乎以去士之勞而死之息者似悔其始之勤  
生矣然吾惡知其悔其始之勤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則夢之樂也且或以  
為憂也夢哭泣者且而田獵則夢之憂也且或以為樂也方其夢也不知其  
夢也以為真有憂樂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而不知其猶為夢也覺而後知  
向之占其夢者皆夢也人之生也悅生而惡死猶夢者之飲酒哭泣以為真有  
憂樂也必有大覺忘物我遺死生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於方夢之中  
乃自以為為覺竊竊然知之以為君平牧乎而不免於以諫相諫也非得其具  
貴賤者也自達者觀之其固陋甚矣則丘也哉其言以為孟浪而汝言之以  
為妙道皆夢也則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之類也今子謂汝夢者亦夢也則  
夢之中又占其夢之類也何則以其皆言說知識而非道之真也是其言也其

名為弔詭弔言其弔當而理之不可移也詭言其詭異而俗之所驚也雖然  
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以其參萬歲而一成純而已矣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  
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  
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  
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  
既同乎我矣惡能止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  
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  
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  
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不相待和之  
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  
無竟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是若非若是我非或是或非俱是俱非四者而已矣而四者皆出於我與若而我與若俱不能相知如此則所謂是非者卒不明



壬辰重改證呂太尉經進莊子全解卷第三

養生王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

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

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生之為物隨形而有盡是有涯也知之

生隨無涯之知則有殆而後已非所以安且久也知其必已於有殆而止

乎其所不知則殒身不殆者也已而繼之以知則豈能救之哉卒於殆而

已矣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之與惡皆

生於知其相去何若也夫唯上不為仁義之行以近名下不為淫僻之俗

盜刑善惡兩道而緣於不得已之謂也則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何以加於此乎

此養生之道也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

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諱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





中之養歸至於神玉非其所善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

不若澤中飲豕之希而自得也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

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

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斂言而直不斂哭而哭者是遁天

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

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

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弔之為禮哭死而弔生也三號則哭死為

所以疑其非友而弔焉若此為不可也始吾以為其人其德若老聃者皆

得辨之道也而今非也蓋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

之如哭其母此所以知非其人也蓋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不能安時

處順必有不斂言而言不斂哭而哭者內外之相成不得不如此是所以

會之也人之所受於天其性命之情未始有物而為之哀樂是遁天倍情

忘其所受也倍讀如人死矣斯倍之倍若然者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天且

吾也無適而非君而適之則不免刑而已矣陰陽之虛內傷其身其

莫慘焉生之來不能却則適來而已矣其去不能止則適去而已矣知其

適來而安之知其適去而順之則哀樂不能入矣若然者古者謂之帝之

縣解刑者天之所縣解則天釋之矣夫古之人所以能縣解者以其知未

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

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且里乎

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

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其年壯故輕用其

行獨故輕用民死死者以國且里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

國事死也以國事死則報之宜湛厚注濂而量乎澤至於若蕉則屯直膏之其此民

之所以无好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无道則隱君

子之所以自為也治國去之亂國就之君子之所以為人也仲尼曰語若

始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

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

嘗有死也蓋火之所化而見者薪也而火非薪也其為薪也雖窮於指而火

之傳不知其盡也何則火之在此薪猶彼薪也其傳豈有盡也哉火譬則生

也薪譬則形也達此則知生之所以為生者未嘗有死也矣哀樂樂之入哉蓋

養生者必知止其所不知而不以有涯隨元涯則知去於內而物通於外而

无全牛矣內无知外无物則獨而无與獨而無與則死生哀樂不能入而未

嘗有死也此養生之主也而世之人徒以養形為足以全生豈知其主也哉

人之所行夫道不欲獲則多矣則憂憂而不救之蓋少則得夫則感故也知其難多之為擾而復之猶為不遠至於憂而後圖之則无及矣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則无所適而不可今回之道雖且多則存諸己者未定向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乎蓋道未至於得一而无心者皆為未定而以涉人間之世則於禍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患不為无以取之此以知其殆往而刑也之所為出乎哉德若湯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在末達人無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苗人苗人者人必反苗之若殆為人苗夫德者內保之而外不蕩者也無事名溢而為名則德之所蕩也無我則不爭不爭則无所事智不能无我而爭則智之所為出也德蕩乎名則彼亦以名勝我矣則是名也者相軋也智出乎爭則彼亦以智與我爭矣則是智也者爭之器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則行之盡也至於蕩而為名出而為智以相軋而爭則是器之凶而非所以盡行也蓋德厚信在足以遠人氣而使之不至於爭倍名聞不爭足以達人心而使之不至於忌疑則彼氣和而心說而後可與有言也今日未足以及此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開導於暴人之前者則是有其美而人惡之也夫彼固好名矣而已軋之以名彼固智矣而已出之以爭使之由乎回器是苗之也觀其所出以知其所反則回之往殆有為入苗之道也且苟為悅賢而惡

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闖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夫人君誠悅賢而惡不肖則與彼同矣則彼惡用而求有以異哉今彼不與之同而求異者則彼其志或在於名高或在於厚利而未有悅賢惡不肖之實故求有以異而後之也唯者所以聽也詔者所以告也今彼與之言徒唯而无詔則王公必乘人而闖其捷碎辯百出氣色拂厲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以求解免順從之不暇奚能有以異哉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非特无損而又益多之則順始无窮矣此則唯而无詔之患也不然者殆將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以不信厚言者謂彼不以信厚期我而我與之言則向所謂德厚信和未達人無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且昔者桀殺開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偪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以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開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區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終其身則有民之望矣以下而無拊人之民則疑於欲恩矣以下而拂其上則疑於賈直矣蓋未信而為此則其進不免於為名也故其君因其備而擯之亦妨名而已矣堯以叢枝胥敖尚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充己是以必至於滅之而後止也則二君三國者其皆求名實者也龍逢比干不能格其非而終之於見濟堯禹不能化其惡而必至於誅滅則名實者是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衛君固好名而求實者也而若有龍逢比干備身區拊拂上之疑而无堯禹之勢則何以勝之乎實則實利以利為實則名為虛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端而虛非至虛也至虛无所事端矣勉而一非至一也至一无所事勉矣夫以陽為充孔揚則元滿於中而後見於外者也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則非而康而色受責如冰者也因人之所感而抑案之以求容與其心則非屈己以從人者也若比干者名之曰日漸之德猶且不成而況大德乎大德則自明而日新而日漸清之以成者小德而已夫唯日漸之而不成而曰端而虛勉而一以是而往固將執而不化矣蓋端而虛勉而一則制於虛一而不知包之於通變之事者也而以之格其君不過外合而內不訾而已夫何所加損而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為徒也擊趾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百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夫以已之言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者以已賦而人虛故也自道觀之則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莫不有所謂良貴者則與為獨已言斲乎入善之與不善之而憂慮於其間然若有人謂之童子童子者亦有與而無知者也庚桑楚曰有恂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則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之意也內直與天為徒外曲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與古為徒固以謂以此三者趨變庶其不至於執而不化也內直則非內不訾言者也外曲上比則非直外合而已雖然有內有外有古有今以此應物則非得一而無心者也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故可以曲可以枉可以窪可以弊无所往而不得以所守者然而所應者博故也今回不知其患在於不能無心而徒為三者之變此所以為太多也夫外則寓直於古而非我之有則是政人以法者

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為徒也擊趾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百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夫以已之言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者以已賦而人虛故也自道觀之則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莫不有所謂良貴者則與為獨已言斲乎入善之與不善之而憂慮於其間然若有人謂之童子童子者亦有與而無知者也庚桑楚曰有恂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則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之意也內直與天為徒外曲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與古為徒固以謂以此三者趨變庶其不至於執而不化也內直則非內不訾言者也外曲上比則非直外合而已雖然有內有外有古有今以此應物則非得一而無心者也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故可以曲可以枉可以窪可以弊无所往而不得以所守者然而所應者博故也今回不知其患在於不能無心而徒為三者之變此所以為太多也夫外則寓直於古而非我之有則是政人以法者

也致者正也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不載人之善之不善之而易乎其所以則是不謀也謀者密覘人之意而得之之謂也夫不知求之於心而之聞而唯政法之情則固矣然由夫正道而不規人之立息而得之則亦无罪也雖然止於无罪而已苟足以及化以所師者心而不能无心者也則夫足以及止者其唯致虛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得一而无心者邪

若有所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睥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則以有而為之未有易而為而易之則睥天不宜而倪於人乎夏曰睥天其著見者也言雖著見亦以无為為之也祭祀之齋則不飲酒不茹葷致其思以見其所祭者而已心齋則无思无慮而復乎无心者也然而不可以告此者以其志之不一而不知聽之者何自而心者何物也一彼志則无思慮之營營則可以告此矣

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則知聽者无聞矣无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則知心者无知矣天聽者无聞而止於耳心者无知而止於符止於耳則非聞彼者也止於符則不動而體合者也則虛以待物唯氣而已矣夫氣豈知吾所以為氣哉則虛之至者也唯道集虛此心齋之所以復乎无心也嘗聞孔子

鑄顏淵矣其於心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齋之說而見之乎

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五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人之於其心未有得其所為使者也不得其所為使則不能无我故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自回者自有其身而不能无我之謂也

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則能无我矣夫夫知虛其心而不忘其所謂虛者則是猶感其名也感其名則遊乎其外而不能入遊其樊者也今回聞虛心之說而未始有回則豈知所謂謂虛者乎此則无感其名而能入遊其樊者也鳴也家曰无聞其名无慮其情亦若是而已矣夫夫既得其樊而遊之則其心之出有物探之不探則不出也故入則鳴不入則止猶之金石不考則不鳴也方其止也无門之可由而君手動不從能除无毒之可施而衆邪不能病古之醫者聚毒燕以供醫事則毒所以治病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不得已者乃其所以動也則人間之世雖難然以此涉之則幾矣

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閼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乃

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遽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

乎行不能无行地猶我之不能无累於物也絕迹易不能絕迹而元行地則難忘我易不能忘我而元累於物則難凡回向之所言者皆不能

忘我而欲无累於物之謂也故欲无行地則莫若絕迹欲免累則莫若忘

身忘身不具則不化於物而已矣人則有知而有所不知若也故為人使

者易以偽天則无知而无所不知者也故為天使者難以偽存吾心所以

事天而為天使者也人為天使則使物而非使於物者也介然之有萌

乎其中則見矣其可以偽邪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誠欲不動而

无偽則莫若去知而无知聞以有翼飛者夫未聞以无翼飛者也聞以有

知知者夫未聞以无知知者也則有知者固知之所以為翼而飛也披其

有知之翼則知鳥止而不飛矣夫唯若此則天下之變吾於是乎聞之則

所謂以聞眾用者是也瞻彼閻者其室虛而生白則吉事有祥止於所止

安有所謂凶咎悔吝哉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此吉凶悔吝之所以生乎

動也夫唯止止者耳如目目如耳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則從耳目內通而

外於心知者也若然者鬼神不能見鬼神不能見則求全乎无聞而以遊

人聞之出其不見忌宮宜矣斯道也万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而不繼也

伏羲几幾之所行終而不已也而况散焉者可以不細而終之乎散焉者

放其心而未嘗知收之者也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

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怠匹夫猶未可動也

而况諸侯乎五且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

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

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

執粗而不藏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

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

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

來王之使我也甚重則所以責我者不輕齊之待使者其敬而不急則所求者不可必得以匹夫之不可動則諸侯可知矣此吾所以憂其辭及

而慄之也外物不可必而事无大小以成為悅是必之也眾人以不必必故多

兵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是多兵也唯有德

者為能无我无我則无必則若成若不成而後无患矣陰陽之患常生乎事

之情以見其得喪之實而憂樂動其心故也今使未行而其憂至於內熱則

是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則未能忘其身之其者也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

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

適而非君也無所述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

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

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  
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命也命則

天使之固有者也故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義則人理之不可易者也  
故無適而非君夫唯不可解於心無適而非君故五所逃於天地之間則所  
以處之者不可不盡此所以為天下之大戒也是以事親則不擇地之美險  
事君則不擇事之難易而皆安之則所以處之者盡矣此所以為孝之至忠  
之盛也則自事其心者豈有他哉寂然不動唯心之順而已矣哀亦猶是也  
事亦猶是也豈以哀樂之來而易施乎前哉苟以哀樂而易施乎前是有所  
擇而不能安之則非所謂事之者也故哀樂之來雖出於故也我知其無可  
奈何而安之若命而已矣非至德其能若是乎故則使然命則自然者也故  
曰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父於已而身  
死之而況其真乎則心者乃所謂卓且真者也能事其心則以之事其君親  
而有不安之者乎誠能无所擇而安之則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也  
誠有所不得已則行事之情以忘其身而忘之矣服至於悅生而  
則為利回為禍成者未之有也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  
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  
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

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  
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常卒乎  
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  
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  
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剋  
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  
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  
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  
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自事其心而忘其身而後可以論事之情也而不能自事其心而忘其身則  
為禍福利害之所動雖欲論事之情其可得乎凡請復以所聞者乃所以  
論事之情也人之心寂則善端而靜則言者乃所以為風波而易動也止  
則居實而安則行者乃所以為實喪而易危也於易動易危之際尤不可

以不慎也蓋自事其心而忘其身則无陰陽之患无遷令无勸成而行事  
之情則无人道之患也其心之出有抑採之非抑採之則心不出矣易乘  
物以遊心也有為也而欲當則歸於不得已非不得已則无為而已是託  
不得已以養中也則今之使於齊也莫若為致命命而已致命則不以死生  
禍福動其心而事之情得矣夫何作為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  
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  
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  
然者吾奈之何 其德天殺則人之所不能六月而生之也故與之為无  
也君子小人不能无過而其所以過則不同其知 蘧伯玉曰善哉問  
足以及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則尤難事者也 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  
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  
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  
兒彼且為無節睦亦與之為無節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  
達之入於無疵 人患不能正其身能正其身而後可以言曲直屈伸也不  
能正其身而言曲直屈伸則入於邪而已形莫若就則外

曲而屈也心莫若和則內直而伸也君子之所就有雖未行其言而迎之致  
敬以有禮者或就之是以知就之有曲而屈也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  
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此之謂和是以知  
和之有直而伸也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之失在入故不欲入入者言其入而  
與之同也和之失在出故不欲出出者言其出而與之異也形就而入且為  
顛為滅為崩為蹶則喪其德則失其位則其患在彼者也凡以  
與之同而不知所以扶持之也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聲名則  
德之蕩妖孽則禍之兆則其患在我也凡以與之異而不知所以將順之  
也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節睦亦與之為無節睦彼且為无  
崖亦與之為无崖則雖與之為无方而不至乎危吾國也達之入於无疵則  
雖與之為有方而不至乎危吾身也蓋嬰兒无節睦无崖雖心之童者所患  
在此而含德之厚專氣致柔有比於赤子嬰兒而其寬大有至不為節睦  
崖異者亦人性之所有也誠因其性之所有而達之入於无疵則雖无方  
而不為无方也宣王好勇好色好化貝孟子因道之以王道亦若是而已矣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  
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  
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  
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  
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娠盛溺適有蚤

畜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旬月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

可不慎邪嗚呼怒其臂以當車轡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苟為不知形心就之和之理而直情徑行則是積戾其美以犯

之而已此危之道也猶之養虎也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生物則與之

則與之以所无有之聲言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全物則與之

以所不見之聲言也則因其為嬰兒无則唯无崖而與之為之連之以入於无

症則時其飢飽達其慈心而非子之以所无有與所不見也虎之與人異類

而媚養已者順也其殺者逆也則其德天殺者形就而心和乃所以順之之

道也形就而入心和而出則逆而已矣猶之養馬者以筐盛矢以蠟盛溺則

其意之有所至也適有畜畜僕緣而附之不時而至於缺銜毀首碎旬月則愛

之有所亡也則其可以不慎邪夫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

也皆人開世之所同有也而獨言顏回之適衛萊公之使齊顏闔之傳太子

何也蓋人臣之於暴君亂國之間與其使而有未於他人且傳不義之世子

則无其難者也通乎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

此則其他優為之矣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

繁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

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

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

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

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滿以為柱則蠹是

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櫟木之不材也社所以神也

野古之禮也櫟社則不材而神者也神无知也无能也則其所以為不材也

而无不知也无不能也則其所以為神也其大蔽牛繁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

有枝則其幹之高且大也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則其枝之繁且盛也有是

材為用而觀者如市以為未嘗見材如此其美則不知己者也知其為散木

不材故能如是之壽此所以為匠伯也匠伯則器器持而用之而能成器長者也

則知其所以不材矣以為舟則速沈則无涉難之憂以為棺槨則速腐則无

藏穢之累以為器則速毀則不苦於琢削以為門戶則液滿則不沒於運轉

以為柱則蠹則不困於任重此其為不材而无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

將惡乎比子哉若將比子於文本邪夫袒梨橘柚果蓏之屬

實孰則剥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

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子

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子大用使子也而有用且

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子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



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櫟之不材而其美不發於華實之間是木之質

實熟則刺則腐大枝折小枝澁此以其能苦其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

天自持擊於世俗則以文滅其質之患也操斧斤而觀之如市卒以為不材

而捨之則幾死乃今得之為子大用者也大用則其所以為神也使其可以

為舟為棺槨為器為門戶為柱則散而為器矣且得有比大邪夫唯不物

乃能物物而物物也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

柘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詭厲也不為

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亦

遠乎 夫无用者固不知其為无用而趣取之也則其以為社者固非彼所

知也而曰求无所可用者蓋向之不知已者以已材為美而不知其

不材之所以為大是詭厲也是以直寄之无用而已不然彼安知其无用而

趣取之乎夫彼之所以不翦者在於不材則雖不為社豈有翦乎則為社者

非彼之所保也眾之所保以有保為保而彼之保與眾異非可以義譽

之者也則今吾以義譽之亦遠矣言此者欲學者忘義以求之也 南

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

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

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

槨啗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己子綦

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樂社言

所以神可以為人之福此言神人之所以不材可以為人之也小枝不可

以為棟梁則其出近於榮華大根不可以為棺槨則其歸不入於臭腐啗

櫟之不材而其美不發於華實之間是木之質

實熟則刺則腐大枝折小枝澁此以其能苦其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

天自持擊於世俗則以文滅其質之患也操斧斤而觀之如市卒以為不材

而捨之則幾死乃今得之為子大用者也大用則其所以為神也使其可以

為舟為棺槨為器為門戶為柱則散而為器矣且得有比大邪夫唯不物

乃能物物而物物也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

柘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詭厲也不為

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亦

遠乎 夫无用者固不知其為无用而趣取之也則其以為社者固非彼所

知也而曰求无所可用者蓋向之不知已者以已材為美而不知其

不材之所以為大是詭厲也是以直寄之无用而已不然彼安知其无用而

趣取之乎夫彼之所以不翦者在於不材則雖不為社豈有翦乎則為社者

非彼之所保也眾之所保以有保為保而彼之保與眾異非可以義譽

之者也則今吾以義譽之亦遠矣言此者欲學者忘義以求之也 南

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

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

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

槨啗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己子綦

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樂社言

所以神可以為人之福此言神人之所以不材可以為人之也小枝不可

以為棟梁則其出近於榮華大根不可以為棺槨則其歸不入於臭腐啗

櫟之不材而其美不發於華實之間是木之質

實熟則刺則腐大枝折小枝澁此以其能苦其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

天自持擊於世俗則以文滅其質之患也操斧斤而觀之如市卒以為不材

而捨之則幾死乃今得之為子大用者也大用則其所以為神也使其可以

為舟為棺槨為器為門戶為柱則散而為器矣且得有比大邪夫唯不物

乃能物物而物物也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

柘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詭厲也不為

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亦

遠乎 夫无用者固不知其為无用而趣取之也則其以為社者固非彼所

知也而曰求无所可用者蓋向之不知已者以已材為美而不知其

不材之所以為大是詭厲也是以直寄之无用而已不然彼安知其无用而

趣取之乎夫彼之所以不翦者在於不材則雖不為社豈有翦乎則為社者

非彼之所保也眾之所保以有保為保而彼之保與眾異非可以義譽

之者也則今吾以義譽之亦遠矣言此者欲學者忘義以求之也 南

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

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

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

槨啗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己子綦

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樂社言

所以神可以為人之福此言神人之所以不材可以為人之也小枝不可

以為棟梁則其出近於榮華大根不可以為棺槨則其歸不入於臭腐啗

用而用以之通不材而材為之使則謂人間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

之世吉凶與民同患尤不可以不知此者也

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繃足以餽

口鼓篋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

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

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

其德者乎支非體之全則分而已矣離非物之合則散而已矣疏則所以

通而明者也吾有大患焉吾有身支分而離散之則疎通而

無有身之患矣故支離其形者征役之所不能加支離其德者事為之所不能累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

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

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

德殆乎殆乎晝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復

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與之變天地覆墜而與之遺者

而與之變孰將為天地覆墜而

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而已矣

假而真矣則彼死生覆墜皆物而

則化而不化是以前守其宗而

不離也天者聖人之所以為宗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

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

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

其足猶遺土也天下之物異於所

相屬而蔽與府異則

同於所宜自其異者視之雖肝膽

得不為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雖萬

物散殊而各復歸其根則不得不為皆

者視之故也人唯不知自其同者而視

之彼審乎無假而守其宗者自其同

通知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如目目如耳不知其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夫若然者

大同於物者也則物視其所一物視其所一則無往而非我而不見其所喪矣此

所以視喪其足猶遺土

而形骸之所不能累也

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

心物何為最之哉王德而駢則內聖者也內聖則為己而已以其知而得

其心以其心而得其常心皆為己者也為己而非為物則

物何為最之哉最之者以為君師而上之謂也自其同者視之而萬物皆一

則以其知得其心者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則以其心得其常心者也

得其常心則不

見其所喪天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受

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  
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  
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  
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  
爲事乎人莫鑑於止水而鑑於止水聖人之所以動而王者則流水也其靜  
而聖者則止水也王德而則其止水也唯止能止衆止此人之所  
以從三輪而鑑之也蓋虛靜無爲者  
也草木莫不受命於地而唯松柏  
舜獨也正則人之有舜於造化之間  
正生爲幸而不以其正而正衆生哉  
止而不辭也今夫士之以勇自名  
將求名而自要者也而以一身之實  
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  
得與之變殆非求名自要之比也  
真如此其至也則人安得不從之正  
名欲保之而弗傷也古之制陣者  
軍則方以八包一而爲九者也或  
其深厚堅緻而難入者也天地雖  
矣萬物雖衆皆備乎我者也自  
而已耳目無知也色味之而已象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  
也風德而遇亂處身巽言則隱  
而未見行而未成者也故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  
追則當趨方今之變而已矣天下有道則聖人成焉成也者所以成己而成  
物也天下無道聖人失焉失則以全其生而已矣方今之時僅免刑焉乃所  
以趨變也天下之至美至善宜莫如道也則福莫大於是而其爲物也視之不  
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而載之則奚翅輕於羽也而世莫之知載也  
天下之至惡至不美宜莫如非道也則禍莫大於是而其爲物也自無以爲  
有自小以爲大而載之則奚翅重於地也而人莫之知避也己乎己乎論人以  
德則有己而已矣非以賢下人者也殆乎殆乎畫地而趨則不免於死而已  
矣孰將從之乎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迷則不知所如往陽則若譽爲之比自無  
心而行者也則異夫已乎已乎臨人以德矣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唯曲乃所以  
全也則異夫殆乎殆乎畫地而趨矣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  
之漆可用故割之昔吾有以取之也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嗚  
呼御曲皆所以爲無用之用也遊乎人間者則不免有世有世則有治亂而  
其尤難在於遭亂之時遭亂而免之則於治無難矣凡若此者乃所以免於  
亂世之道也作易者其  
有憂患乎亦若且而已

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  
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元虞其一足則獨立而不能行爲事者也王駘則所能學言之所能辨則行之所能行也道則學之所不能學言之所不能辨而行之所不能行者也魯人之從仲尼之遊者知從其所能行而不知從其所不能行者也則雖全魯歸之與王駘猶爲中分也從其能行者則立有教坐有議而後有所得而其教不得無言其成不能無形也從其不能行則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一个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也則仲尼王駘相爲表裏而已矣復命曰常季則人之雅也常季則爲道之日淺者也是以知而問之也靜而聖動而王內而聖外而王王德而臨則靜而內之者也是以知其爲聖人也仲尼方且以文行忠信居爲學而師故後而未往而其以爲師者固在是也則奚假國魯而已將引天下而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壁言首之在天下猶猶川谷之與江海無不歸之者也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彼兀者也而王先生王則王德先生則精以用也不以其所能而當君師之任則無用之用也其與庸亦遠矣則其用心固有用也異乎人也爲道而至於行其所不能行則未始有物者也夫死生爲大而

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也則物雖最之彼且何肯以爲事乎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食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之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道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則長於上古物无以長之者也伯則長者也昏則吾不知誰之所自出也吾不知誰則無人也伯昏無人則道之隱名也申徒嘉子產俱師於伯昏無人而申徒嘉能外其形以忘人之勢則從其師者也子產以執政爲悅而不能忘己之勢則背其師矣此嘉所以責之也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則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若此哉凡爲道者所以洗其心而磨去其塵垢以歸之明者也猶之鑑而已今出言若是則是不明而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塵垢之所止而不去也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與其與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子產以執政爲悅則不能忘利者也由嘉之言則以道爲尊而忘其勢則

於與堯爭善而不能忘善也夫唯兩忘而化其道則足以反本而忘形 申徒

疑於不能忘善是以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也計則億度之之辭也

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

奈何而安之若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怫然而怒

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

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元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

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我則非自狀其過以不

當亡者也狀謂文飾之也知其不中者命也知其不可奈何而

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我則非自狀其過以不

當亡者也狀謂文飾之也知其不中者命也知其不可奈何而

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我則非自狀其過以不

當亡者也狀謂文飾之也知其不中者命也知其不可奈何而

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我則非自狀其過以不

當亡者也狀謂文飾之也知其不中者命也知其不可奈何而

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申徒

申徒

申徒

申徒

申徒

申徒

申徒

申徒

申徒

申徒

申徒

申徒

申徒

申徒

申徒

申徒

申徒

申徒

申徒

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極格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極格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至則不學學則不至而實實然以學於子則疑於至人為猶未也名者實之實實實然則不居其實之辭也此蓋言之過也則言之異幻則非真怪則不常道以絕學為至而有學焉則雖世之所謂信言庸行而以實實者於至人觀之猶不免為詭說幻怪之名聞而以為己極格而能之者也夫唯以死生為一條而不見其分以不可為一貫而不見其散則極格解矣則易為不使之如此而解之乎蓋人刑之則可解天刑之則不可解也若夫墮天倍情忘其所之謂也言仲尼之學亦出於無為是以不可解也若夫墮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人而遁乎天刑其所自取而人刑之是以可解也則仲尼非不知無趾無趾非不知仲尼一其言之或異者以內外之不相及也而其歸未始不同也夫王昭之元已一獨而忘行當於形骸之內而素以而無趾則明雖云其足矣而其尊足也云也蓋德之充者其符常在形骸之所不能累故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與緣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駢天下

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

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駢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

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

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郵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魯國也惡人之所見而惡之也哀者情元累也駢者形之不形也它者物之非已也備有惡人曰哀駘它則體神者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天則神矣則求神人者不離其宗而有之也天下之所謂美者皆聰明智慮之所及而已然皆不出於思為之內神則無思無為而非聰明智慮之所及也是天下之至曠而人情之所惡也人徒知美其所美而不知其所惡者益所以為神也喜惡哀樂愛惡莫非情之累而哀之於生死之際尤為綱纏而難解則情之尤累也臣之奔駢者或可以御之而致遠至於駢而不能行則定於形而非駢策之可移也而所謂神者雖哀而不知其所以哀則哀不足以累其情雖駢而不止其所以行則駢不足以定其形則哀也駢也非己有也其而巳矣是以寓之衛之惡人而名之為哀駘它也神則人之心也神無方也則心亦莫知其鄉也神通乎晝夜之道而無時也則心亦出入無時也然則得之以為人矣則所謂神者與心固未嘗相離也神非陰陽也而心陽也無思無慮而思慮之所自出也故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精則位於腎而神之者也而精神皆生於道由乎道則精與神合而為一矣雖合也而非

所與為敵也。以神之無匹也。賢陰也。則婦人見之請於父母。與為人妻。寧為  
夫子妾。十數而未止也。請於父母。則由乎道之壁也。寧為夫子妾。則合而不  
與為敵之壁也。十則陰之極數也。神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  
也是以未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則至  
貴之德不足。以名之也。無聚精以望人之腹。則至富之業不足。以名之也。而  
德業之所由出也。天下皆以情求之。而不得。則以為至賤。而惡之。是以惡感  
天下也。向之未有聞其唱者。則聞其如此也。和而不唱。則其體如此也。神雖無  
方而無乎不在也。則知不出乎四域者也。且然而已矣。而無定體者也。萬物  
有陰而抱陽。則分矣。而雌雄合乎前。則妙乎陰陽而不測者也。唯其神之所  
為。是必冥冥其有以異乎人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感天下。則其始見也。不  
能不以其至賤而惡之也。與寡人處。不至乎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  
也。則操而存之日。知其所亡也。不至乎暮年。而寡人信之。則存之滋久而知  
其有諸已也。信則有諸己之謂也。非肯以物為事也。寡人醜乎卒授之國。  
有國者也。悶然而應。泥然而辭。則久而可醜焉者也。無幾何也。去寡人而  
財有國而不寓之於此。非出於長。則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若無與樂是  
國則無樂。無知是具樂具知者也。何人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  
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弃之而走。不見已焉。  
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資刑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

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  
全。猶足以為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  
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楚和  
南南明方也。神則不可見。由明一見之也。豚之為豚。其為子母。則異而其  
為神者。子母則同也。豚子而合。其死則同。固未知其為死也。少焉。眴若皆  
弃之而走。則不見其神也。神之在。其母者。乃其所以。在已者也。在已者。  
乃其所以。在母者也。而相與為神也。神之在。其母者。乃其所以。在已者也。在已者。  
不知其為死。而主之。不待頃也。所及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神  
則使其形者也。戰之有妻。蓋所以口福也。故死則以妻資。戰而死。則無所事  
妻也。則者之。不愛其履。猶是也。比且無其本而已矣。神者物之所以為本也。是  
以為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  
至尊成婚。燻則德全者。則宜其為人之所信也。神道者。德全者。神全者。  
全則體神者也。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神之信。固無所事。言其親。固  
無所事。功所謂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而神人無功。是也。使人。已  
國。唯恐不受。神者受之。則於為國乎。何有是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才者所  
得於天。而不可加損者也。名之以神。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  
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  
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

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允使日夜無卻而與物  
為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

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詆觸

寒暑在人則事之變在天則命之行也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以然則知不能規乎其始也則吾何容心於其間而足以備吾之和而人吾之靈  
府哉和者陰陽之伸而神之所好也靈府則神之所宅也唯其如此故其  
神和且豫雖通而不失於允也所謂靈其允是也不失於允則其神無卻  
而不見有晝夜之間矣所謂靈守神是也而與物為春則與造物者同  
體而能生也生者心之體出入無時者也與物為春則是與物接而生時  
乎心者也

何謂德不形日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  
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傷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

不能離也水停而至於平則其盛而無以加焉者也明昭顯眉平中

保之而外不傷則平矣內保之也物皆備而未始有虧則成也萬物皆一  
之性亦猶是也其所受於天者皆物皆備而未始有虧則成也萬物皆一  
而未始有乖則和也德者無之於初也德不形而同於初則物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  
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

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哀公之於孔子所  
臣非敢與君友以德則子事我而不可與我友者也而言此者蓋神者人  
之成心非特聖人為能體之而者與有焉雖哀公之下才誠能及而求  
之則所知猶若是而其德可與

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雍雍大癭說齊桓公桓

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

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闔跂支離無厭說齊桓公桓  
靈齊桓則不可以為有道者也而德有所長則雖非有道視其全人其脰  
肩肩則擁腫之極醜乃為脩頸之美是形有所忘也而況至德之相與其  
有係於其形骸之外而不忘者乎人常患不知存其神則其所忘者也而  
彼於視聽思慮之內則其所不忘者也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

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負惡用

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

之形無人之情有入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



身歟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蓋言乎大哉獨成其天

此謂誠在誠忘則聖人之所遊也得是而遊之所謂物之不得道而皆存者也所謂遊乎六合四海之外者也若然者以知為德則本幹之所生而非不幹也以

約為膠膠則約散而因之者也以德為接接則德異而續之者也以工為商而則非所以為器者也所以然者聖人不謀慮用智以智則本幹之餘也反之則不生

慮用盡矣身槁木之枝則不生者也不斷慮用慮反之則不散慮用約矣其神無

慮則不斃者也無慮慮用德反之則不殊慮用接矣物視其所一則不殊者也不

貴慮用商反之則不器慮用工矣復歸於僕則不器者也四者天之用也天之用而

無人之情以其所遊在於誠忘故也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羣於人則遊乎世俗之

間而不使之驚者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是非不得於身則休乎天約者

也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故言乎大

哉獨成其天則其未可制也蓋德者之至其符常若此也

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

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子不能虛其心而無我則不得其所為使者至於無用無情之說每致疑焉貌則動作威儀是也動作威儀無非道也故曰道

而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

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之貌形則百骸九竅是也百骸九竅

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

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以為既謂

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

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

子以啟舌鳴惠子不知赤子之其為人者固己具矣是以疑其不益生則

以有其身矣矣矣心益生而後可以有其身哉今不知人之所以為人者固無情也

是勞乎子之精也故其備至於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也齊物論釋惠子之

意物皆其各復歸其根而謂據槁梧者然後為靜此則不知人之無情也夫唯不

知此則是不得其所以為使而其形為天之所選而以堅白鳴也形有不同其

壬辰重改證呂太尉經進莊子全解第二